

## 鞭答情人的火吻

她雙眼閃爍發亮，雙頰泛紅，費盡全力不斷揮動棍子使得她一邊內衣肩帶斷裂，露出一顆乳房。

## 編按語

本書大量出現的性鞭答場景，歐洲大陸廣泛稱之為「英國惡習」，可見性鞭答是非常英國味的東西，通過鞭打和其他種類的肉體懲罰達到性滿足的現象總是和英國聯繫在一起。它表明，在英國對性的焦慮感遠遠超過了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在十九世紀初年，倫敦建立了很多為此愛好的人所設的場所，其中的主要活動就是性鞭答；女人們在師傅的教導下學習性鞭答的技巧，學習優雅有效地使用鞭子的藝術。女人被認為是「較少獸性的」、「更有控制力」的人，因此可以擔當在男人表現出動物本性時加以懲罰的重任。

英國屬於在社交文化中極為強調端莊的民族，因此羞辱才會被認為特別刺激，並進一步被性感化。鞭答的興趣為什麼在維多利亞時代最為盛行，一個明顯的原因是那個時期的禁欲傾向和社會風氣的極度看重端莊。對陰部或私處的暴露所帶來的羞恥感極度強烈。因此，與其說虐戀傾向屬於某一民族，不如說它有可能與某個民族強調儀

態端莊的程度有關，例如日本也是一個極為強調社交禮儀和端莊的民族，虐戀亞文化在日本也很盛行，有大量的虐戀酒吧、俱樂部 and 虐戀色情材料存在。這或許說明，端莊在一種文化中地位愈是重要，喪失端莊、受到羞辱在人們心目中就愈是可怕，從而引起過多的焦慮。虐戀中的羞辱因素是對端莊的補償，或者說是對過度強調端莊的反動。

## 第一部

- 一、中斷的波士頓舞 8
- 二、午後的拜訪 11
- 三、女主人的懲罰 16
- 四、報復 24
- 五、不速之客 31
- 六、風水輪流轉 38
- 七、走火入魔 43
- 八、轉捩點 58
- 九、茱麗葉的故事 70
- 十、三人對決 80
- 十一、祕密情人 87

## 第二部

|          |     |
|----------|-----|
| 一、海濱假期   | 98  |
| 二、海灘情挑   | 109 |
| 三、餘波盪漾   | 117 |
| 四、啟蒙開竅   | 124 |
| 五、討人厭的泳裝 | 135 |
| 六、蘋果派床   | 145 |
| 七、一日遊    | 158 |
| 八、陰雨綿綿   | 168 |
| 九、晚間課輔   | 174 |
| 十、晨間探險   | 184 |
| 十一、偷窺的下場 | 195 |
| 十二、愛神的祭品 | 204 |
| 十三、野蠻的情慾 | 211 |
| 十四、羅馬晚餐  | 221 |

# 第一部

Morning Star

## 一、中斷的波士頓舞

我第一次見到哈考特夫人是在牛津大學最後一個學期的學院舞會上。她為了陪伴我好友的堂妹才來參加這場「紀念舞會」。由於她芳齡遠不到三十，只有結婚的女人才能擁有這項權利。我從哈利那兒得知她是個寡婦，嫁給了一名精疲力竭的年邁釀酒師。她的丈夫十分體貼周到，結婚才沒多久便撒手人寰。我相信他肯定是為了想滿足妻子貪得無厭的慾望才折壽，雖徒勞無功，不過倒是值得嘉獎。

她是個身材嬌小玲瓏的女子，一頭紅褐色的秀髮，肌膚白皙無瑕，雙峰豐滿恰如其分，纖腰翹臀。她穿著剪裁端莊卻性感誘人的禮服，當下便燃起我的熱情。

哈利對他堂妹癡心一片，因此很樂意把哈考夫人交給我。我們跳了一兩場舞。她跳起波士頓舞十分可愛，左腿不時會移至我兩腿之間。起先我以為是她不小心，但後來實在發生地太頻繁，我不由得起疑。我的小頭也不禁感到她別有圖。最後我發覺她的大腿刻意靠上我左腿，我的老二立刻起了反應，我低下頭看我的舞伴，與她雙目相對。我沒看錯。她羞赧地笑了笑，說不如舞不跳了，到一旁休息罷。

舞跳不成是我的責任，我也知道上哪找個舒適的隱蔽角落，但不是因為受此起彼落的咳嗽

聲干擾而作罷，就是看見好地方已有情侶佔據（我還瞥見其中一對情侶女方的白色底褲，可見那兩人早心有靈犀）。找了一兩回不成後，我終於在迴廊幽靜的一隅找到一張沒人坐的大沙發。我們在此處一安坐下來，我便刻不容緩地沿著沙發頂端張開臂膀，環住舞伴的腰背，俯身親吻那雪白的裸肩。

「你這傻小子。」她低喃。

「為什麼說我傻？」我一面說，一面用另一隻手臂將她的身子轉過來，手才好放在她左胸上。

她轉向我想開口回答，但話還未說出口我便貼上她的雙唇，給了她長長一吻。

「這就是為什麼。」我後退時她微微一笑說道：「吻是要吻在唇上的，將吻浪費在肩膀上多傻啊！」

不用她多說，我立刻將她緊擁入懷，見她小嘴微張，我於是大膽將舌頭伸進一探。她的舌頭也碰上來，令我又驚又喜。我的手也一刻不得閒，先是隔著上衣撫摸搓揉她的胸部，然後試圖悄悄伸進裡頭，但她不依。

「你會把人家的衣服弄得亂七八糟。」她一邊低語，一邊輕輕推開我的手，「我可不能把衣服弄繃，會被別人注意到。把你那調皮的手拿開。」

她見我不從，便自行拿起我的手，將它放在我的大腿上，輕拍了一下。「放在這兒它會安分些。」她面帶可人的微笑說道。她想把手縮回去，卻被我緊緊抓住，我將她的身子拉近，吻了又吻，這次大膽地用舌頭愛撫她的舌。她輕嘆一聲，心甘情願倒入我懷中。此時俗話說得

好，「勃起的棒子無良知」。我的右手放開她的手，一把將她抱住，右臂環抱她腰枝下方，手緊捏著她的左臀。現代服裝底下穿不了多少襯衣，隔著柔軟的絲裙我可以確實摸到裡頭底褲的邊緣。「喔，親愛的。」我一面吻她一面低語。由於被我拉近，她自然得放開輕握住我的手，轉而在我身上游移。她的手摸上我的大腿，最後碰到我的陽具，料子單薄的燕尾服西褲顯然遮不住它的醜態。她嬌喘一聲，手指不由自主握住它，柔情萬千地把弄。

此時我已慾火中燒，這次我將手伸入她裙底，再度上下游移，摸上一條被絲綢與精巧蕾絲包住的美腿，摸上她大腿滑溜的肌膚，最後摸上了柔軟的捲毛和最令人心醉神迷的嘅起小唇。我倆雙唇仍緊緊相黏，她的手緊握住我火熱的棒子，被我撫弄的小唇開合張縮，我的手正要滑進她雙腿之間，卻發現她的愛液已將我整隻手溼透。此時我才明白想像力豐富的她早受不了，我還沒滿足，她卻已享受到不小的歡愉。

她立刻就回過神來，在我正要解開褲子時阻止我。「不行，不能在這裡。」她說道：「太危險了，而且太操之過急，在這兒也不會舒服。到我家裡來吧，這樣才是乖孩子。現在我們必須回去跳舞。這個不安分的傢伙。」她一面調皮地拍拍我的褲子，一面說：「得等等囉。」接著她起身整理衣裳，給了我一個令人愉悅的舌吻，然後便走回舞池。我隨後跟上，但儘管我已盡全力克制自己，我的老二卻還是沮喪地啜泣，害我下半身黏答答的，很不自在。要不是哈考特夫人邀請我去她家，好好的一晚可能就這樣搞砸了。

## 二、午後的拜訪

翌日我便前往城裡，一抵達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到哈考特夫人位於南莫爾頓街的小宅拜訪她。按門鈴後，開門的是一名十分小巧但算不上漂亮的女傭。不過她身材嬌小誘人，臉上帶著活潑調皮的表情，這說不定比空有一副美麗容顏還來的引人遐想。

「請問哈考特夫人在家嗎？」

「我來幫您看看，先生，請往這邊走。請問您的大名是？」她帶我走進一間擺設很宜人、有品味的小起居室後，然後便不見人影。她沒讓我等太久，過一會就回來說：

「先生，可以請您往這邊走嗎？夫人在她的閨房。請容我來幫您拿帽子和手杖。」

她從我手中拿走帽子手杖，轉身將帽子掛在架上。由於掛鉤頗高，她伸手欲將帽子掛好時，露出了可人的胸臀曲線和裙底春光，讓我有幸一瞥裙下的白襯裙。

「是不是太高了？讓我幫妳。」我說。

「謝謝您，先生。」她說道，抬頭對我微微一笑。

我從她身後拿起帽子將它掛好。她卡在我和帽架之間無法動彈，直到我移動為止。我垂下手臂，將她一把拉近。她抬頭望著我，露出一抹挑逗的微笑。我忍不住俯身吻她雙唇，手一面

撫摸那豐滿撩人的胸部。

「不可以。」她低喃：「要是女主人知道會怎麼說？」

「可是她又不會發現。」我一面回答，手一面向下探索，摸上她的臀部，緊身裙使她臀部曲線十分明顯。

「如果我告訴她，她就會知道。」她笑著說：「你這壞小子。」她開玩笑地拍拍我的褲腿，當她擦身而過時。

「妳當然不會這麼做。」我輕輕說道，一面跟了過去。我認為她的笑容不懷好意，當時卻不以為然。爾後我可有理由將此謹記於心。

我們上了樓，她帶我走進一個舒適的房間，儘管今日天氣跟此地大部分的六月天一樣，壁爐仍燒著火。房內有一張美麗的深座沙發，由於它沒有靠背，稱之為睡椅也不為過。沙發面向爐火，我一眼就注意到上頭鋪滿坐墊，心底暗自允諾自己，一定要在那兒雲雨一番。然而我的期望卻遠不及事實，這稍後便會見真章。

哈考特夫人正坐在沙發附近的一張矮椅上。她穿著可愛合身的午茶裝，頸部開口處剪裁低，袖子十分寬鬆。她一起身招呼我，衣裳便緊附玉體，雪紡紗的材質和其粉色絲綢製的緊身胸衣，讓人第一眼看了不禁誤以為她渾身赤裸。

「把茶端上來，茱麗葉。」她對已不見人影的女傭說。

「你找到路來了。」她說道，一面伸出手走向我。

房內布滿濃郁香氣，香氣乃燃燒香錠而來，她愛用檀香和玫瑰精油混合的味道。她向我走

來，身上的香味令人陶醉不已，一句也不用多說，我緊緊將她摟入懷中，用力在她雙唇吻上火熱的長吻。讓我驚喜欲狂的是，她身上居然沒穿馬甲，她豐滿的身軀緊貼著我，令我感受到她胴體的每一寸曲線。我的手悄悄往下探，摸上她的翹臀，然後將她的小腹往我的褲腿靠近。

「你這隻性急的熊。」她對我笑道：「等茶端上來再說。」語畢她便掙開我的懷抱，嬉鬧地賞了我一掌，被她這麼一挑弄，我的老二此時自然已蓄勢待發。「喔，已經準備好了呢。」她發現我勃起後說道。

「在牛津時，我已經跟這個不安分的傢伙說過要有耐心，要學會服從。」

女傭端上優雅精緻的茶具，我注意到托盤上還擺著波希米亞風玻璃酒瓶和兩只酒杯。

「你知道可香甜酒嗎？」哈考特夫人說道：「味道很不錯。」

她倒了茶，然後在每只酒杯內倒了半杯滿的深色瓊漿，在上頭放上奶油。

「祝你健康！」她向我舉杯敬酒說道。兩人手指互碰時，一股電流竄遍我全身。我一口將酒飲盡，然後靠近她。

「你真貪杯。」她笑道：「酒不是這麼喝的。不行，不可以，等我們喝完茶再說。」

我正要摟她入懷，她卻斥聲罵道：「你這壞蛋不得猴急。」然後又賞了我老二一掌，這次力道大了些。

「這麼吊它胃口真可惜對不對？」她終於說道。

我一言不發，馬上撲上去一把抱住她，跪在她跟前狂吻她的臉、她的玉頸。她將香菸扔進壁爐，輕解羅衫絲帶，羅衫滑落，裡頭她只穿著上等細布製的精緻內衣和襯裙。我的右手立刻

摸上她左胸，將其掏出親吻吮那小巧的乳頭。被我這麼一逗弄，她的乳頭即刻有反應，以極其撩人之姿挺立。接著我的左手向下探到她襯裙下擺，準備將其掀起。

我感覺到她將右手環抱我的腰，左手開始解開我褲子鈕扣。最後一顆鈕扣還沒解開，我的老二便猛然跳出，蓄勢待發，她卻打了它一下，又將之塞了回去，把最後一顆鈕扣解開，摸索找出我的睪丸，溫柔地拉出來。我往後退了一下，掀起她的襯裙，露出最為精巧的黑絲綢網襪及淺綠色緞製吊襪帶，上方則是織有美麗蕾絲和邊飾的底褲。她大腿如絲緞般光滑的白嫩肌膚撩人萬分，在最上方底褲開口中間，正是那最令人迷醉的褐色捲毛。

我盯著這等誘人光景入迷，解開吊帶，褪下褲子。她的手立刻離開我的睪丸，開始撫弄我的臀部，一面撫摸揉捏，一面低語：「親愛的，多可愛的屁股啊。」

我迫不及待想進到她裡面，但那叢褐色捲毛實在太令人著迷，令我忍不住想屈身親吻那三角地帶。由於我從未做過這檔事，因此有點羞於行動，雖然我知道淫娃蕩婦性好此道，但無法確定她是否能接受。令人震驚的是，此時我竟感受到哈考特的手正輕輕將我的頭向下壓，我聽到她說：「你怎麼知道我想要那樣？」

她將雙腿張得更開，露出那最迷人的小穴，突起的陰唇微開，露出粉嫩的小陰唇，彷彿在央求我吻它。我把頭埋進那柔軟的捲毛中，舌頭熱切地探索她蜜穴的每一處。她的身子因歡愉而扭動，雙腿大張將我夾住。我也一一跟進，在她從椅子上滑下時向後一退跪下，最後她用愛液將我雙唇浸濕，然後半躺在壁爐前的地毯上。這個姿勢很難以舌頭進攻，我又不想浪費任何一滴令人發狂的汁液，因此我只好掙脫她雙腿的夾攻，跪到一旁好方便將我的頭埋進她雙腿

間。如此一來，我赤裸的臀部和大腿自然便暴露在她眼前。

「你這個壞蛋！」她說道，一面輕輕打了我一下：「怎麼這麼粗魯把光屁股對著我。真討厭！」

她再次撫弄我的睪丸和屁股，我得費一番功夫，老二才不至於洩堤。

不過我可不想浪費彈藥。正當我要變換姿勢好抵達渴求的極樂頂峰時，我發覺她正將我的右腿拉向她。我任由她擺布，最後她終於成功把我的腿拉過去，我又開兩腿跨在她身上，兩人此時的姿勢我在照片上看過不下數百次，正是百聞不如一見的六九。

我心跳加速。難不成我就要體驗到傳聞中的極致歡愉了嗎？我將頭埋在她大腿之間，舌頭加倍賣力，亟欲探索每個角落，正當它品嚐到又一股暖流時，我感到棒子周圍有東西，不是她的玉手在撫弄，而是更柔軟、更黏膩的東西。接著，無疑是柔滑舌尖從頂端到睪丸來回舔舐，然後她的雙唇將我的肉棒含住，以貝齒輕咬。這實在過於刺激，我的老二再也按耐不住，在我兩手緊抓她的臀部，用力吸吮那嫩穴的時候，它一陣抽搐，陡地射出那隱藏的珍寶。射精完畢後，我渾身一軟癱在她身上，雙唇仍不斷飲盡她的汁液。

### 三、女主人的懲罰

她一把將我推開，被她這麼一推，我頓時回過神來。「起來，」她說：「你要把我壓扁了。」於是兩人皆起身，站著對望一會，然後她拿出手帕擦拭嘴唇。我試圖抱她入懷。

但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她竟把我推開。「走開，」她說：「我不喜歡你。」

「為什麼，怎麼了？」我問道。

「怎麼了？」她回答道，一副準備發頓脾氣似的。「怎麼了？你這個可惡的壞蛋，竟敢射在我嘴裡？」

「對不起！」我說：「事情發生得太快，我——我——我以為妳想要這樣。」

「我想要這樣？你好大的膽子！」

我再次試著想攙住她，但她不依。

「不要，走開，把褲子穿上然後滾。」接著她轉身去按鈴。

我衝向她。「不要趕我走。」我說：「我很抱歉，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了。原諒我。讓我多待一會，原諒我。」

「讓你待著？」她大笑。「你待著有什麼用？看看你這副德性。」

然後她指向我那可憐兮兮的老二，早已疲軟不堪，用盡精力，一副自慚形穢的模樣。

「喔，不用多久它就可以重振雄風。」我說：「來嘛，寶貝，讓我留下來證明我有多愛妳。」我好不容易才能用一隻手臂摟住她，將她拉過來。她任由我親吻，但雙唇仍緊閉，讓我無法將舌伸入她嘴裡。她的身子僵硬，不像之前那樣小鳥依人。我放大膽子撫摸她胸部，伸手要再把她的襯裙掀起。她似乎沒注意到，過沒多久，當我正要摸上她大腿時，她卻一言不發地推開我的手，掙脫我的懷抱，冷靜地說：「好吧，要我讓你留下來的話，你必須為你的粗野行為受懲罰。不管我說什麼，你願意照做，而且接受任何懲罰嗎？」

此時我對鞭打之事尚一無所知，只聽過有些老男人需要樺條鞭笞來激起性慾，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曉得。因此我說：「妳想怎麼懲罰我都行，只要讓我留下來向妳證明我有多抱歉、有多愛妳就可以了。」

「很好。」她說：「到屏風後面去。」她指向佇立在角落的一幅大中國屏風。我依她的指令去做，然後她按鈴。

茱麗葉現身了。「把茶具撤下，把我的皮箱拿來。」

我似乎聽到茱麗葉竊聲一笑，但也不太確定有無聽錯。過了一會，我聽見她回來低聲對她的女主人私語幾句。「沒錯，非常壞。」後者答道。接著又傳來一陣低語聲，我聽到哈考特夫人說：「喔，他做了這種事？嗯，我們等著瞧吧。」

然後她叫我走出來，我也照做了。我的褲子仍垂在腳邊未穿上，模樣想必看起來一定很可笑，但哈考特夫人卻毫無笑意，反而一臉怒容。我走向她，但她揮手要我止步，說：「你答應

過，我說什麼都會照做。」

「什麼都行。」我說。

「很好。轉過身去背對我，把雙手放在背後。」

我服從她的指示。

她打開那只箱子，拿出某物，但我看不到那是什麼。然後她走向我。我感覺有個冰冷的物體碰到手腕，還聽到啪地一聲。我試圖轉動手臂，沒想到卻發現動彈不得。她在一瞬間用手銬把我銬上，動作十分敏捷。我驚訝地說不出話來。「現在給我跪下。」她說。

「為什麼？」我說。

「你答應過我說什麼都會照辦。」她重複同一句話。

雙手被銬在背後的我，只好尷尬地跪在那張大沙發的前方。接著哈考特夫人拿出一條大手帕矇住我的雙眼。我感到情勢不妙，但仍默不做聲。

「現在，」哈考特夫人對跪在那兒無計可施的我說：「你的所作所為非常粗魯下流，所以必須受懲罰。你有沒有感到抱歉？」

我正要開口回答，卻有某物「咻」地一聲呼嘯劃過，接著我的屁股彷彿受百根針刺入，令我忍不住大喊。

我這輩子從來沒被人用樺條笞打過。在學校時我曾被藤條伺候，但我不用費什麼功夫便可猜出她手中的武器。

「會不會說話啊你？有沒有感到抱歉？」她又問了一次，棍子再度落下。我試著想掙脫，

但雙手受縛，儘管我用力地踢，她還是用手按住我的脖子將我制服。

「不准亂動！」她說：「否則我就叫茱麗葉來幫我。你有沒有感到抱歉？」此時在我百般掙扎中，樺條正好打到我的睪丸，令我痛不欲生。

「有，喔，我很抱歉。」我大喊。

「你會不會重蹈覆轍？」——咻——咻

「不敢了。」

「你犯了什麼錯？老實招來。」

我噤聲不語，滿腔怒火，羞慚到說不出口。

「要不要老實招來？」——咻——咻——咻

「喔，我招我招。」

「你做了什麼壞事？」

「我射在你嘴裡。」

「還有呢？」——咻——「還有呢？」

「我不知道。」

「你不是說你以為我想要你射在我嘴裡嗎？」

「對。」

「那就老實招來啊。」

「我說我以為妳想要這樣。」

「哎呀！」棍子再度落在我的屁股上。

火燒般疼痛感越來越嚴重，我又是掙扎，又是扭又是踢，最後終於掙脫她的魔掌，好不容易扯下矇住我雙眼的手帕，轉過身望著她。

我從未見過一個女人能有這麼大的轉變。若說她之前是容貌姣好，現在看起來真可算是冶豔迷人。她的雙眼閃爍發亮，雙頰泛紅，費盡全力不斷揮動棍子使得她一邊內衣肩帶斷裂，露出一顆乳房。

我帶著愛慕的目光凝視著她。儘管憤怒不已、自尊和肉體受傷，我仍不由自主心生崇拜，甚至愛意也油然而生。她對上我的目光。

「唷，」她說：「你為什麼轉過來？我還沒跟你算完帳呢。」

「這樣還不夠嗎？」我說：「我已經道歉，也承認我犯的錯了。」

「你沒有其他犯行要招嗎？」

「沒有！」

她按鈴。

我大聲抗議：「你該不會要讓人看見我這副德性吧？」

她沒回話，門打開來，茱麗葉現身。

「茱麗葉，過來。」她說：「妳看到這位先生在這兒了，在他面前重述妳剛才悄悄對我指控他的話。」

茱麗葉帶著不懷好意的微笑看著我（我記得那個笑容）說：「我在大廳幫這位先生掛帽子

的時候，他主動伸出援手，然後偷親我、摸我的胸部，還想透過裙子摸我下體。」

「妳這個壞女人。」我說。

「此言可屬實？」哈考特夫人說。「回答我。」我扭曲著身體癱在沙發上，樺條正好落在大腿上，將我襯衫下擺彈起，我的老二便曝露在茱麗葉淫蕩的目光下。我羞愧得說不出話來。

「你到底要不要回答我！」痛徹骨髓的棍擊一抽再抽，有一下正好抽中我可憐的老二。

「如果我非禮她，那她也半斤八兩。」我喃喃道。

「喔，這樣。」哈考特夫人說道，茱麗葉則狠狠瞪了我一眼。「這個我們可以待會再好好調查。茱麗葉，把繩子拿來。」

茱麗葉走向箱子，拿出一根有環狀帶子的長繩，我還沒意會過來她已把繩子套在我的腳踝拉緊。現在我真的無力可施了。

「茱麗葉，」她的女主人說：「既然被騷擾的人是妳，只有由妳來懲罰他才公平。」

兩人將我的臉朝下壓，掀開我的襯衫。

「喔，他已經學到了一些教訓，我看到了。」女傭說。

「沒錯，一點教訓而已。」女主人說：「他還有得受呢。」

「有多少？」茱麗葉一面說，一面拿起樺條。

「等著瞧吧。」

痛苦再度降臨。一抽接著一抽，一擊接著一擊，直到我可憐的屁股彷彿著火為止。我盡全力扭動身軀，但力不從心。不過哈考特夫人看到我百般掙扎想必很是滿意，因為她說：「等

等，茱麗葉，不要太用力。除了痛苦之外，他也該享受到一點樂子。」

她走到沙發另一邊，把我埋在椅墊裡的頭抬起，然後俯身輕聲對我說：「他是個壞蛋，不過我愛他，所以他想的話，可以吻我。」

接著她掀起自己的衣服，轉過身背對我將小穴送到我面前，我勉強可以用舌頭碰到。

「好了，茱麗葉，」她說：「下手別太重，要有點技巧。」我不抱期望她會照做，但如今鞭打的手法竟然真的有所不同。之前猛烈的鞭答令我劇痛無比而扭動身子，現在的力道僅僅使我的屁股發熱而已。當然偶爾樺條還是會碰到特別敏感的地方，痛得我縮起身子。不過大部分的時間細枝似乎只是撫摸我的身體，細枝尖端搔到兩片屁股中間，令我不禁樂在其中，我感覺小頭竟然也起了反應。我把對哈考特夫人的怨恨拋諸腦後，舌頭在她可人的小穴周圍游移，甚至往更上方去，愛撫那另一處自己送上門來的「毗連的美妙祕境」。她顯然很享受，兩片屁股又開合又緊縮，終於一個快轉彎，我使出最後一擊，她使用力將小穴推到我嘴邊，低喃：「可以停手了，茱麗葉。」她可口的愛液弄得我滿口下巴都是，簡直令人窒息。

接著，她站起來幫茱麗葉解開我的手鏢和繩子。我躺著一動也不動，感到她一隻手臂摟住我的脖子，另一隻手則輕撫我的屁股。「可憐的孩子。」她說：「會不會很痛？」

我轉過身，不由自主地親吻她，彷彿所有的忿怒和恥辱全消散一空。「這才乖。」她邊說邊依偎過來。「打一頓他就學乖了！希望沒有打得太久。」她加上這句後，馬上掀起我的襯衫，望著我的老二。受了最後那一抽，這傢伙現在幾乎要脹破了。「沒關係。給我吧，親愛的。」

「可是茱麗葉還在！」我說。

「喔，別管她……不過，她可能還是離開比較好。」她說道，臉上帶著奇特的表情。「茱麗葉，妳可以走了，十五分鐘後再過來。」

茱麗葉一臉失望，但還是離開了。

「好了，親愛的。」女主人說：「過來我這兒好好疼我。說你原諒你殘酷的女主人傷害你。」

她解開襯裙的帶子，任其滑落。她褪下襯裙，午茶裝大敞開來。像我說過的，她內衣一邊的肩帶已斷裂，因此上半身幾近全裸。

她再次走到椅子那兒，坐在邊緣，上半身靠在椅背上，屁股剛好突出椅子邊緣。我跪在她面前，看見她的小穴正好和我的老二處於同一高度。

她的腿纏繞在我肩膀上，我溫柔地將肉棒插入，開始進行抽動。

我從未遇過如此精於性愛之道的的女人。她盡情扭動身軀，所有你能想到的動作都難不倒她。她的雙眼閃爍著熱情，雙唇將我的舌頭吸入嘴裡，雙手一面引導我撫摸她全身，口中低喃著愛慾情話和憐惜我可憐屁股的同情話語。最後她說：「他是個很調皮的壞蛋，不過把他打得這麼慘太可惜了。不要在意，搞不好有一天他會有機會報一劍之仇。」接著最後高潮爆發，兩人都噤口不語。一開始我的動作都很緩慢，現在則越動越快。她迅速推進，扭動身子，雙腿纏住我的脖子，抬高屁股來迎合我的衝刺。最後她又是啜泣又是呻吟，兩腿從我肩膀上滑落，我則將我的愛全數傾洩到她的飢渴的子宮裡。

## 四、報復

我們就這樣兩兩相偎、雙唇緊貼，動也不動。過了一會，穆瑞兒說：「我最好按鈴叫茱麗葉拿毛巾和水過來。」

於是我們起身，她按下鈴，茱麗葉便出現了。現在要羞怯遮掩未免太遲，反正早已春光外洩讓茱麗葉大飽眼福，我也用不著故作姿態了。「茱麗葉，拿熱水、毛巾跟肥皂過來。」女主人說道，女傭轉身欲離開。「喔，還有，順便拿點藥膏過來給這可憐的屁股療傷。」她微笑說道。

茱麗葉離開後女主人便轉過來對我說：「我們來瞧瞧這可憐的小屁屁。轉過去，是不是傷得很重？你自己看看。」她領我走到牆上一面鏡子前，我轉頭看了看背後。我那慘兮兮的屁股上滿是樺條鞭答的傷痕，雖然不至於皮開肉綻，但卻布滿交錯的紫紅色痕跡，宛如十字，而且一碰就痛。

「可憐的孩子，真可惜。」穆瑞兒說：「不過這樣他就學乖，不會再使壞了。」

我苦笑了一下，她張開雙臂摟住我的脖子說：「喔，親愛的，我愛你，你身上每一處都愛，尤其是你那可愛又惹人憐的屁股。」

此時茱麗葉捧著一只托盤進門，上面裝著海綿、銀色玫瑰碗、肥皂和毛巾，還有一罐藥膏。

她將物品放在桌上，她的女主人轉向我。

「茱麗葉會幫你清洗。」她說，於是茱麗葉走向我。「先生，請您站到這兒來。」她一面說，一面指著桌子旁邊。

我照著她的話做。她一手握住我的老二，另一手捧著碗，將它浸到水中，輕輕把包皮退下，一面溫柔地用手指摩擦龜頭。接著她把碗放下，拿起肥皂，仔細將我的肉棒清洗一番，連我大腿之間的濃密毛髮也一併照料了。然後她拿起毛巾，將其擦乾。「請轉過來。」我轉過身去，她把我的襯衫掀起，一樣悉心將我的屁股清洗乾淨。最後她拿了一點藥膏擦在我身上一碰就痛的地方。藥膏這麼一抹上，一股沁涼的感覺隨之湧上，竄遍我全身，所有疼痛都消失無蹤。接著她替我拉上褲子，將之扣好後，轉向女主人。

「夫人準備好了嗎？」

「等一下，茱麗葉。」女主人說：「妳剛才指控潘德加斯先生放肆地非禮妳，妳也因此懲罰了他。」

「是的，夫人。」茱麗葉說。

「妳說他犯了什麼錯？」

「他偷親我，摸我胸部，還想摸我的下體。」

「這倒沒錯，潘德加斯先生並不否認他的犯行，不過他另外還說了一些事。是什麼呢？」

茱麗葉頓時臉色發白。「回答我。」她仍嚙聲不語。穆瑞兒轉向我。「你剛剛對我說了什麼？」她問。

「喔，沒關係。」我說道。既然受鞭打的疼痛已消失，我已無意報復。「不用在意我說的。」

「可是那可冇關係，我也很在意。如果我沒記錯，你說她也半斤八兩。對吧？」  
我看著茱麗葉，她臉上表情驚恐。

「親愛的穆瑞兒，」我說：「別管這個了，算了吧。」

「哼，時間一到我就會算了。」她回答：「好了，茱麗葉，回答我。妳幹了什麼好事？妳知道妳最好給我老實招來……潘德加斯先生親妳的時候，妳有沒有親回去？」

「有。」她細聲回道。

「妳還做了些什麼？」

茱麗葉瞥了我一眼，「我只有拍了他的腿一下，說他是個壞蛋。」

「是嗎？妳拍了他的腿哪裡？指給我看。」茱麗葉怯生生地再次拍了我一下。「我想也是那裡。」穆瑞兒嚴厲地說道：「我早猜到了。所以妳向我抱怨潘德加斯先生偷親妳，還想摸妳下體，同時妳自己卻也親他，還想猴子偷桃。好吧，既然妳已經懲罰過他，妳自己是不是也要受罰才公平呢？」

我插入兩人的對話，「不，莫瑞兒，是我的錯，是我先招惹她的。」

「我很高興聽到你有自知之明，賽西爾，這代表挨一頓打之後你學乖了。但我的僕人行為

合不合規矩，得由我來下定奪。她沒必要有樣學樣。好了，茱麗葉，妳不認為既然潘德加斯先生已經受罰，妳也應該受罰才公平嗎？嗯？」

「是的，夫人。」那可憐的女孩說。

「這是妳自找的。」穆瑞兒繼續說道：「如果妳沒有告訴我潘德加斯先生的所作所為，所有事我都會被蒙在鼓裡，妳也用不著受罪了。現在給我做好心理準備。」

「什麼？在潘德加斯先生面前嗎？」茱麗葉結結巴巴地說。

「那當然。畢竟他也在妳面前受罰，事實上，下手的人還是妳呢。所以妳受罰時他當然也要參一脚。」

茱麗葉眼眶泛淚，動手解下腰帶，裙子滑落到地板上，接著是襯裙。她褪下衣裙，身上僅穿著內衣褲，目光低垂，雙頰脹紅。

穆瑞兒走向那只箱子，拿出一根嶄新的樺條。「到沙發那兒去，給我跪下。」

茱麗葉跨步要走去，卻突然奔向我，倒在我腳邊啜泣。「喔，先生，真的很抱歉我打您的小報告。不要讓她鞭打我，抱歉我打了您。」

我感到有些尷尬。我並不是一個本性殘酷的人，也不對這個女孩心懷怨恨。然而，同時我卻有強烈的慾望想觀賞她光溜溜的屁股，看她在樺條下蠕動身軀。

我扶她起來，告訴她我會盡我所能說服她的女主人饒過她。

女主人逐漸感到不耐煩，於是我走向她，求她下手輕點。她笑了笑說：「好吧，等你叫我停手我就停。」

然後我帶著仍啜泣不停的茱麗葉走到沙發處。她跪在沙發邊緣，把臉埋在椅墊裡。

「把妳的內衣掀起來，內褲脫下。」女主人下令。於是她遵從指示露出兩片雪白誘人的屁股，其中間的陰影不禁引人遐思，那片美麗黑森林就在前方。由於她是跪在沙發上，而不是跟我一樣跪在地上，她的屁股抬得比頭還高，皮膚也繃得很緊。

「好了。」她的女主人說：「讓我好好教訓妳，自己舉止放蕩，還敢打我客人的小報告。」樺條咻——咻——咻——地落在那豐滿的臀部上。茱麗葉又哭又叫，緊張地縮緊屁股承受抽打。「我打、我打、我打、我打。」女主人繼續罵：「看妳還敢不敢再在我家大廳親客人、拍他們的私處？敢不敢？敢不敢？」棍子連珠炮落下，一下打在一邊屁股，一下打在另一邊上。

茱麗葉跳上跳下，但不像我一樣亂踢。她比較懂得訣竅。最後兩下力道比之前更為猛烈，打的地方也較下面，她無法忍受，才逼不得已動了動雙腿。

「哎呀！」穆瑞兒狂喜地說，一面冷不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集中在她大腿之間打了一頓，棍子末端的細枝還掃到茱麗葉掙扎時無意間露出的突起陰唇。

茱麗葉身子一縮，倒了下來，想用手護住她可憐的屁股。

穆瑞兒望向我。為求自保，直至今刻我都不敢插手要她住手，但我還是勉強結結巴巴地說：「這樣夠了！」於是穆瑞兒扔下樺條，倒入我懷裡。

我的老二受此光景的刺激，早已勃起，我無視躺在沙發上呻吟蠕動的茱麗葉，把穆瑞兒轉過去撲到她身上。因為整個下午我已經發洩過兩次，我倆的交合比預期的還要快結束。我想

這跟受到目睹茱麗葉被鞭答的刺激，和我自己挨打所燃起的欲火有很大的關係。無論如何，我和穆瑞兒還是在歡愉之海裡洶泳了好一陣子。

茱麗葉發覺鞭答已告一段落，另有要事發生，於是便起身坐在我們身邊，開始用內衣擦乾淚水。

她的女主人見狀說：「哼，茱麗葉，恐怕現在妳沒辦法感受潘德加斯先生的陽具了，它太忙了。不過他倒是可以好好撫摸妳的小穴。」她拿起我的手，推向茱麗葉的大腿。

茱麗葉不敢反抗，於是我很快便找到心中所渴望的神祕嫩穴，然後將手指深入裡頭，好好慰藉她受鞭打的痛楚。

辦完事起身後，穆瑞兒說：「妳得再替潘德加斯先生清洗一番。」

「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幫他嗎？」茱麗葉說。

「隨便妳。」她的女主人說：「不過我不認為妳會因此得到什麼甜頭。」

令我訝異的是，茱麗葉就這樣跪在我面前，開始舔舐吮吸起我疲軟的棒子。儘管我的老二滴下一些漿液，這個下午我已精疲力盡，無法重振雄風了，因此過一會兒她覺得在做白工，便放棄，穿起衣服來了。

穆瑞兒笑了笑，令我覺得有點羞愧。不過我答應自己，不用多久就要讓茱麗葉見識我的厲害。

「要趕快再來玩。」穆瑞兒說，一面深情地跟我吻別。我答應她絕對會再來赴約。

茱麗葉帶我走出門時，我說：「如果我現在親妳，妳會不會告訴妳的女主人？」

她二話不說便噉起嘴唇做回覆，當我跟她雙唇對上時，她還將舌頭深入我嘴裡，手一面不自覺地握住我的老二。

「你自己去告訴她我親了你。」她低喃：「然後她就會叫你親手鞭打我。我倒很樂意挨你打。你一面打我，我會把你又吸又親，直到你受不了昏倒丟下樺條。」

我還沒來得及回話，她就將門打開，回過神來，我已在大街上。